

君門

群書集事洲海

一

集 事 淵 海

重修內府原板

羣書類函

東吳稽古齋
呂太如發行

每部紋價參兩

四友堂發行



集 事 淵 海

每

重修內府原板

纂書類函

東吳稽古齋
呂太如發行

一經解

六拾快

六百冊

約榮成德容若輯

一六家文選

白紙本

古之書為所持有唯

以

羣書集事淵海序

天地間有是理必有是事。有是事必具是理。事之形雖未免巨細美惡之殊。然未有出是理之外者。朱文公嘗釋程伊川顯微無間之旨。謂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意蓋如此。唐宋以來。儒先所為類事之書多矣。事文類聚。事類合璧等

編乃其大者。事必著其詳。而理亦究其極。蓋示人以因事窮理之學也。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近於貨書家。得書四十七卷。若類聚合璧之比。題曰羣書集事淵海。而不著纂述氏名。類以門分。事因類著。自往古君臣而下。外至夷狄。凡其行事之善惡。載之益詳。且備甚便觀。

覽。公愛而重之。因校正舛訛。重新諸梓。而請余為序。余惟古者。今之鑒。是編之集事。兼善惡而必原其所自。蓋欲覽之者。鑒而擇之。以謹身飭行。理固有在焉。豈直區區事為之末哉。賈公成化初。為

內書館諸生。勤敏嗜學。余時奉命司教事。知其為人。今復愛重是書。

欲勉其善戒其惡。以企及古人。他日之所就。固不可量。茲文捐資壽梓。以嘉惠後人。俾同歸於善。其志尤偉。是皆可尚也。故不辭而并書諸首簡。為方來之獲觀。是書者告焉。

弘治乙丑八月庚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同知

經筵事洛陽劉健序



日之所就固
祥以嘉惠後




絲發傳者則墜對與以不辭而并書
國文與森曰味未之獲初是言者告
降語

華蓋類天學士味
太子太相度將尚書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故孔氏之教博文為先。約禮次
之。蓋有所識斯有所畜。而不博則
無以為約也。近古之世事簡而文
未繁。其為學者多要而寡雜。史法
既立。變而為傳記之書。條分縷積。
以至於汗牛充棟。其勢不能盡。或

又纂略舉要俾易於求索庶幾盡其所謂博有志於稽古者隨所得而資焉顧天下之事為端不齊善惡成敗紛揉百出必於是擇而從之善者法惡者戒則凡見諸紀錄者雖人殊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夸多鬪捷采華葉而棄本根支離決裂而率無所歸宿甚者謬取偏見

為彊辯詖行之資則雖博也將安取之而况于略乎故博固貴乎要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羣書集事淵海者蓋

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凡四十七卷自君臣而下至夷狄為門十為目五百七十二為事之條其多以數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略自春秋

戰國訖于元季。每條之下。必註其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內官監左少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尚文事。購而得之。圖欲捐貲鏤板。以便初學。病其字太小。募善書者錄之。稍拓其式。質疑訂舛。程工計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謂勤矣。比以公務携至。

內閣請序末簡。意懇甚。予夙抱書癖。今且老。不能徧閱也。因為之浩歎而書之。

弘治乙丑八月十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官會典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國史官會典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今且矣。不惟斷闕。且因循之。或獲
內闕。請我。未簡。意懸。其。予。夙。野。書。錄。

題羣書集事淵海後

右羣書集事淵海。凡四十七卷。門
分彙列。具有條貫。其所采輯。自春
秋戰國迄于前元。而不著名氏。豈
元末喪亂之際。窮居避世。而託志
於文字。以終其身者。如虞卿之徒
歟。夫自有書契來。世愈降。而文愈
繁。事變紛沓。載在典籍。窮年不能

集事後序
四
殫其槩。此固學者所病。是書上下
數千百年。凡世變所有。蒐采略備。
俾後之博文者。據類考事。一展卷
而得之。亦可謂博洽也。抑君子
之學。自博而反說之。以究于約。徒
博非所貴也。纂是書者。畢力而晦
其跡。豈亦不欲以博自名者歟。計
是書流落人間。殆將百餘年矣。其

不至泯滅者。幾希。少監賈公。偶得
之。書肆購以重價。且欲鋟梓以廣
其傳。豈物之用舍。固亦有數歟。賈
公雅好文事。日以傳達

帝命至

內閣。間携以相示。懇予為識其後。予
愧非博洽者。辭不獲。姑書此以塞
責。若其間采輯之當與否。則亦未

暇論也

弘治乙丑八月甲子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會稽謝遷題



群書集事淵海目錄

卷之一

君門

聖德

君德

異相

卷之二

君門

瑞誕

天助

詔令

聖化

君政

聖政

明睿

聖功

度量

感異誕生

讓國

建立

世代

革命

定都

世系

符璽

封建

朝會

封禪

崇儒

卷之三

君門

求賢

尊賢

任賢

敬老

行養老禮

命相

命將

知人

得人

任人

用人之法

卷之四

君門

待士

求諫

納諫

納言

治道

訪求治道

論治道

制度

謹名分

卷之五

君門

問政

論功

報功

褒忠

旌勸

賞勸

恩勸

恩賜

恩宥

褒贈

征伐

卷之六

君門

雄畧

雄斷

懷遠

受降

明察

明法

立法

恤刑

正罪

興復

復國

顧託

賑恤

賦稅

賤貨

出寵

去邪

除奸惡

除權臣

除逆

卷之七

后妃門

母儀

瑞誕

誕異

貴相

福遇

賢德

賢識

賢能

貞烈

貞節

聰慧

節儉

勤儉

孝

親義

卷之八

后妃門

識見

藝能

文藝

攝政

訓誡

遺命

機變

不私

奢侈

嗜好

過寵

溺愛

市寵

陰助

祥兆

夢徵

感應

遇難

被讒遇弒

虞變

疑忌

憤恚

信讒

致禍

嫉妬

妬悍

謀害

遇害

讒譖

狡詐

強悍

殘忍

孽嬖

失節

怪異

亂政

不慈

不義

不孝

穢行

惡逆

卷之九

臣門

良吏

循吏

廉吏

卷之十

臣門

能吏

卷之十一

臣門

忠直

忠直見黜

忠直致禍

忠烈

卷之十二

臣門

忠義

卷之十三

臣門

忠義

下

卷之十四

臣門

忠勇

忠厚

忠謀

竭忠

陰佑

勲貴

奇相

怪相

慮國

安國

安定國本

卷之十五

臣門

直言

諷言

諷諫

屍諫

無禮諫

卷之十六

臣門

諫諍

卷之十七

臣門

規諫儲君

規戒儲君

匡護儲君

問政

選舉

舉薦

自拔

卷之十八

臣門

禮賢

用賢

禮士

養士

好士

識人

用人

教化

德化

德政

卷之十九

臣門

愛人

便民

遺愛

撫民

恤民

撫諭

撫綏

興學校

正風俗

攻伐

安衆

軍政

申令

卷之二十

臣門

方畧

才畧

機謀

機變

權宜

權謀

謀斷

智謀

卷之二十一

臣門

戰功

見忌立功

輕敵

識斷

明見

果決

智察

卷之二十二

臣門

明辯

明斷

守法

正法

治獄

感夢鞠獄

平刑

失刑

理寬

申枉

卷之二十三

臣門

庸將

具臣

幸臣

權臣

酷吏

專殺

蔽賢

爭功

聚斂

卷之二十四

臣門

苛刻

逢迎

貶黜

失聽良言

不聽良言

誤國

辱命

僭妄

劫制

跋扈

諂佞

阿附

賄賂

貪祿

貪婪

貪縱

卷之二十五

臣門

濫殺

謀害

讒間

姦臣

卷之二十六

臣門

姦權

黨比

欺罔

誣枉

怨望

誹謗

不忠

不敬

姦惡

黨惡

作亂

卷之二十七

外戚門

忠良

忠謹

忠能

忠厚

明哲

恭謹

謙退

寬恕

志節 節儉 正言 直言

能幹 嚴毅 知人 知命

姿相 惡相 度量 濟人

遠慮 伎藝 貴寵 恩宥

稱譽 要譽 謀議 矜誇

避難 傲慢 貪財 黨比

搆隙 驕奢 驕橫 奢淫

召禍 姦權 害忠 凶禍

姦惡 惡逆

卷之二十八

人物門

儒

世家 聖智 聖誠 聖訓

師道 師道自任 道學 經學

史學 才學

卷之二十九

人物門

儒

文學

卷之三十

人物門

釋

佛祖 佛教 傳法 神通

靈驗 顯驗 高僧 講僧

忠僧

孝僧

卷之三十一

人物門

釋

靈異

顯異

博學

博識

前知

禪語

卷之三十二

人物門

釋

禪機

偈語

戒律

修行

濟人

濟物

勸世

法慧

寂滅

感應

巧伎

遇難

識兆

崇佛

信佛

事佛

慕佛

贊佛

論佛

不務祖風

卷之三十三

人物門

道

祖系

正乙教

太乙教

真大道教

守教

修養

立言

正言

顯驗

忠義

仙

仙術

飛昇

尸解

坐化

神異

顯應

臨降

先知

丹術

服氣

仙境

仙物

求仙

奇遇

卷之三十四

人物門

醫術

音樂

審音

曆學

武藝

善射

善御

卷之三十五

人物門

善書

善琴

善碁

善畫

占術

卷之三十六

人事門

評品

稱譽

推獎

獎勸

卷之三十七

人事門

謹飭

自勵

問計

設計

用謀

舉義

不遇

不得志

失機

適興

諷詠

諷詠致禍

感慨

感舊

感遇

景慕

感慕

傷悼

好尚

好惡

處變

遭謗

遇難

卷之三十八

性行門

孝悌

孝友

孝義

非禮行孝

友愛

慈愛

仁愛

親愛

敬愛

卷之三十九

性行門

義

以義茂恩

卷之四十

性行門

親義

節義

信義

義烈

義感

智

信

才識

識達

德行

仁厚

卷之四十一

性行門

庸暗

昏昧

僻性

癡騃

不肖

悖嗇

驕吝

褊量

輕躁

貪嗇

傲慢

心術

強忍

殘忍

殘害骨肉

狂妄

卷之四十二

性行門

悖慢

剛暴

暴虐

凶惡

縱慾

貪慾

貪鄙

驕恣

淫虐

詭詐

欺詐

改行

無禮

無恥

恣惡

亂倫

不仁

不義

不孝

卷之四十三

官者門

忠正

忠直

忠誠

忠謹

忠能

忠義

忠厚

忠言

直言

守正

開導君意

定國本

扶立儲君

諫諍

政事

定亂

平寇

奉使

好學

善射

機變

伸枉

工藝

越分感應

異寵

要譽

迎合

姦權

專權

搆亂

讒言

狂妄

殘酷

奸謀

奸惡

教惡

謀逆

惡逆

卷之四十四

紀異門

祥異

誕異

產異

神異

靈異

怪異

物異

災異

遇異物

異兆

卷之四十五

紀異門

異見

異遇

異書

異應

異疾

異事

祥兆

吉兆

貴兆

先兆

惡兆

兆應

瑞應

謚應

卷之四十六

紀異門

感應

應驗

知往

夢徵

符讖

謠讖

字讖

靈見

陰助

感物

忤誕

精爽

凶年

卷之四十七

夷狄門

裔族

異相

高壽

遜讓

忠義

孝行

友愛

事中國

內附

上書

獻方物

好佛

征伐

定難

富侈

技巧

神異

知來

夢應

紀異

感異生子

嗜慾

遺命

報怨

女主

風俗

土產

自恃

詭詐

僭擅

暴虐

篡逆

惡逆

窮蹙

邊害

群書集事淵海目錄

帝聖馬辛曰黃帝之尊神靈自其名晉苑刑物不
 於其身惟以知遠明以古無天之美知民之善仁而感也而
 信其身而天下
 聖德 聖人考天下有大德者
 君門
 帝聖馬辛曰黃帝之尊神靈自其名晉苑刑物不
 於其身惟以知遠明以古無天之美知民之善仁而感也而
 信其身而天下

羊... 卷之四十七

凶年

夷狄門

商族

忠義

內附

任俠

神異

惡類

龍籍

異相

孝行

上書

定錄

知來

簿籍

贊獻

高壽

公侯

感物

高志

善言

善言

善言

捷議

事也國

下地

下地

下地

下地

下地

群書集言淵海卷之一

君明

聖德

聖人君天下有大德者

帝嚳普施利物史記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帝堯克明俊德史記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之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堯辭封人三祝 事文類聚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
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聖人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
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大舜以孝化天下 新序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又弟象傲皆下
愚不移舜蓋孝道以養養瞽瞍瞽瞍為舜井冷三稔之謀欲以殺
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
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
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禮也故服比
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

大舜玄德升聞 史記

帝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
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象為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

夏禹泣罪人 說苑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
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禹湯金幣救民 事文類聚

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

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民之困

成湯祝網史記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古公遷岐史記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周太伯讓國史記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妻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周文王結韮 事文類聚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韮係鮮文王曰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弗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周文王葬骨 新序

周文王作靈臺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更以聞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

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

周武王問處衆之道

說苑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問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周武王恩及存歿

史記

周武王既克殷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對比于之墓表商容之闕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悅

聖化

聖人君天下行教化者

堯德致康衢童謠

列子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舜以德化人

說苑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

有一民饑則曰此伐樂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舜作南薰歌 事文類聚

文王致虞芮自平 說苑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以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一國者相謂曰其人

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效忌此之謂也

聖政

聖人君天下之政事者

神農教民為市 事文類聚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神農氏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黃帝監治萬國 史記

黃帝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鷄頭

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
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
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
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
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虫蛾旁羅日月星
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
號黃帝

高陽政通上下 史記

顓頊高陽氏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
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
以祭祀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堯敬授民時 史記

帝堯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
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
折鳥獸字尾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譎敬致日永星火以正
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
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
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
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帝堯命舜攝政以觀天命 史記

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主衡以齊
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群神指五瑞擇吉
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
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

帝舜敷政慎刑史記

帝舜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莪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大禹賞功誅惡吳越春秋

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禹計治國之道内美釜山州慎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而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

賞天下囑囑若兒思母子歸父焉

西伯德致賢人史記

周西伯昌立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闕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聖功

聖人君天下有大功者

庖犧畫卦史記

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

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氏焉

女媧補天 史記

女媧氏之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鬻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

神農教耕 史記

炎帝神農氏斲木為耜揀木為耒耒耨之用以利天下始教耕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

軒轅初征 史記

黃帝軒轅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

帝嚳莫不從服 史記

帝嚳高辛取地之財而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舜歷試可績 史記

帝堯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擇

后稷播種 史記

后稷為兒岐然有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

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

夏禹治水 史記

夏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禹傷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樁左準繩右規矩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於是地平天成天下大治

夏禹治水除妖 事文類聚

夏禹治水三至桐栢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木水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鐵索去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夏禹著山海經 吳越春秋

大禹傷父鯀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既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攝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亦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管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繡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齊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岳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徧集五岳詩云信被南山惟禹甸

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夏禹治水功成賜號吳越春秋

禹行治水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徧崑崙察六色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滄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關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准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國莫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妣氏

君德

人主所行之德者

邾子小遷于繹左傳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子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齊景公恤貧說苑

齊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更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思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

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楚惠王吞蛭新序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謹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忍蛭之見也故吞之令尹避席而者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蛭出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越王緩刑薄斂吳越春秋

吳王放越王還國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

庫銀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賊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漢帝免租事文類聚

漢高祖以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一歲漢文帝詔賜民田租今年之半景帝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漢文帝專務德化前漢

孝文帝時南越尉佗自立為帝上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漢文帝除肉刑前漢

孝文帝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通關去塞除去陰刑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者

漢宣帝詔祀益民者事文類聚

宣帝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都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

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漢光武優遇赤眉後漢

光武勅諸將破赤眉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眾積困饑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

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漢光武責吳漢夷述宗族後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麇噉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漢光武御功臣宥小過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

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漢光武柔道後漢

光武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南巡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漢光武抑嘉祥後漢

光武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
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頰上甘露群臣奏言地
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
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
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
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
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和帝祀蕭曹墓

事文類聚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
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寵每
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晉武帝却雉頭裘

萬年龜鏡

晉武帝咸寧四年程琢獻雉頭裘帝命焚之於殿前敕有犯之
罪之

宋武帝碎虎魄枕療金創

南史

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
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梁武帝愛人去殺

南史

梁武帝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
賦給及優蠲產子之家恤理冤獄并賑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
二月辛亥耕籍田甲寅赦罪人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
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前有
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
牲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

梁太子戒刑 南史

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也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枰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徙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

隋文優待叔寶 南史

陳後主叔寶歸隋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

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類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符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為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

魏武帝禁寒食 事文類聚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後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道武給賜車牛北史

魏道武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徙其民帝幸鄴歷問故事崔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毋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

魏太祖祀盧植墓事文類聚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

魏孝文征巡不損民北史

魏孝文帝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

魏孝文帝釋俘北史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八月丁亥帝辭永固陵己丑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元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不許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

周武帝減嬪御北史

周武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偏於生靈

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弘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減省

周武帝焚狐

北史

周武帝時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象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令焚之

隋文帝博愛

北史

隋文帝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首道路相屬帝敕斥候不得

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世衛之門馬達以老携幼者輒引馬之慰勉而去至艱嶮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壯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

隋文帝諭喪具從儉

北史

隋文帝時秦王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隋昭太子仁愛

北史

隋煬帝大業元年遣使者立昭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人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更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太宗免阮山東男子 唐書

高祖武德五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洛州敗之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阮之毆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唐太宗不以詐道訓俗 萬年龜鏡

唐太宗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之曰朕之所任皆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帝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也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之其為人此豈可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朕所不取也

唐太宗臨朝假借臣色 萬年龜鏡

唐太宗威容嚴肅百僚進見皆失其舉措帝知其若此每見奉事必假借顏色冀聞諫爭知政教得失

唐太宗祀如晦墓 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七年狩于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唐太宗以愛民為本 萬年龜鏡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常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首徒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漢唐祀先賢墓 事文類聚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大丘長陳寔墓

唐太宗辭聖德論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祕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唐太宗謂唐臨用刑折中

事文類聚

唐太宗貞觀八年遷唐臨大理卿問獄囚係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怡然謂曰昔東宮卿已事朕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用法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

唐太宗謂竇誕用刑平允事文類聚

唐太宗謂大理竇誕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唐太宗賜帛以愧順德

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順德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賂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

唐太宗撫士

唐書

唐太宗伐高麗至渤鏑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楊

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紩衣乃御高麗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太宗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息

唐太子弘諫帝 唐書

唐高宗太子弘五日一赴光順門決事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殊死家屬沒官弘諫曰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畧若溺壓死而軍法不測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

家屬與真亡者同沒傳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條別其科無使淪胥詔可其奏

唐文宗務實 唐書

唐文宗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

唐文宗出宮人 唐書

文宗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鄭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袵宜陛下以為殷鑒帝善其將美

後唐明宗生民休息 五代史

後唐明宗數問宰相馮道等以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遘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周太祖赦劉銖妻子 五代史

太祖兵犯京師劉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入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於市赦其妻子

太宗不誅餘降 遼史

太宗會同三年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詔止誅其首惡及其丁壯餘並釋之

遼聖宗省費民力 遼史

遼聖宗統和六年太祖所建金鈴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

道宗仁及鳥獸 遼史

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庚寅獵遇麋失其母憫之不射

金太宗詔賑軍士從官給 金史

金天會十一年二月己亥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臣撒高喝言曰恐有司錢幣將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太宗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

金世宗發還車後金史

世宗大定十三年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權場貿易誤犯邊界罪當死世宗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金世宗禁射捕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免世宗怒杖平山三十召襄誠飭之遂下詔禁射免又詔曰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恐盡獸類

金世宗讓還玉器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宋前主殂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上恠其禮物薄左丞相徒單克寧曰此非常負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

金世宗誠臺臣金史

世宗時御史大夫張汝霖等進所察州縣官罪上覽之曰卿等所廉皆細碎事又止錄其惡而不舉其善審如是其為官者不亦難乎其併察善惡以聞

金世宗弛禁金史

世宗元妃李氏之喪致祭興德宮過市肆不聞樂聲世宗謂宰臣曰豈以妃故禁之耶細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廢其生計也

其勿禁朕前將詣興德宮有司請由薊門朕恐妨市民生業特從他道顧見街衢門肆或有毀撤障以簾箔何必爾也自今毋復毀撤

金世宗宥尚食局直長罪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五月庚午帝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有旨問之尚食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如喪寃寃以此有失嘗視臣罪萬死上嘉其孝即令還家待疾俟平愈乃來

金世宗遺宋獻物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二月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癸巳宋使朝辭以所獻禮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

金世宗謹身節怒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戊戌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

金顯宗受粥金史

顯宗為皇太子侍世宗宴于常武殿與食令汪合進粥顯宗將食有蜘蛛在粥盃中汪合恐懼失措顯宗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

金章宗棄髮金史

章宗時庖人進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視而棄之戒左右毋宣言也

金宣宗給賜倭民還國金史

宣宗興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風於大舶中得日本國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糴遇風飄至中國有司覆驗無他詔給以糧俾還本國

金宣宗雪寒止後 金史

宣宗興定三年春正月壬午大雪上聞東掖有撒瓦聲問左右知為丁夫葺器物庫廡舍上惻然諭主者曰雪寒役人不休可乎姑止之

宋太祖不留錢俶 宋史

吳越王錢俶來朝自宰相已下咸請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聽遣俶歸國及辭取群臣留俶章疏數十軸封識意俶戒以塗中密觀俶屈途啓視皆留已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宋太祖取劉錡酒自飲 宋史

太祖時南漢劉錡在其國好置醪以毒臣下既歸朝從幸講武池帝酌卮酒賜錡錡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而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寧肯爾耶即取錡酒自飲酌以賜錡

宋太祖戒曹彬無殺戮 宋史

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都監潁州團練使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宋太祖宴賜錢俶歸國 宋史

宋太祖令吳越錢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賜窄衣玉束帶玉鞍勒馬玳瑁鞭金銀錦綵二十餘萬銀裝兵八百事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涕泣言願三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覲也俶將發京師特賜道後儀衛之物率皆鮮麗令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俶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羅綉絹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

太祖命孟昶母自愛 宋史

太祖平蜀蜀主孟昶母李氏至京師帝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

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所願

太祖知普受金寬譬 宋史

宋太祖幸趙普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致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嘗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太祖側微趙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

宋太宗待繼元若賓客 宋史

北漢主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

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感始降太宗待
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忠蜀之對戲之云
何乃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
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慙傷何反戲悔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
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宋太祖治政 宋史

太祖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
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
天災方行俘讖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
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文
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
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
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
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
接踵而至

宋真宗却貂帽毳裘 宋史

真宗景德元年車駕北巡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
毳裘却之

宋仁宗不忍烹羊 事文類聚

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
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
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
多戾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
有感泣者

宋仁宗恭儉 宋史

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帝衾調多用繒純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之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

無愧焉

宋英宗寬厚 宋史

英宗自居睦親宅孝德著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而所得悉以與王府舊人既葬而辭去者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帝亦不問初辭皇子請潭王宮教授周孟陽作奏孟陽有所勸戒即謝而拜之奏十餘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為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

元太祖詔勿殺掠 元史

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與屯阿虎來請和帝

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元太祖因獵感衆 元史

泰赤烏地廣民衆號為最強其族照烈部與太祖所居相近嘗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今將奈何帝固邀與宿凡其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手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長子律時為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帝曰我方孰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

元世祖林不妄殺 元史

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復生口悉縱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止殺 元史

姚樞從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姚樞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日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

元世祖重惜人命 元史

元世祖語管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

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
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元世祖詔立智理威撫盜元史

世祖時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時立智理威為嘉
定路達魯花赤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
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立智理威
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
故為亂耳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母多殺以傷
生意則人必定矣立智理威至蜀宣布上旨

元世祖獲宋謀遣還元史

世祖中統四年九月壬午河南大名兩道宣慰司所獲宋謀王
立張達刁俊等十八人遇赦釋免給衣服遣還

元世祖釋放罪囚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五月戊辰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
切踈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八月庚戌
朔前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並赦之

元世祖戒伯顏勿殺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秋七月乙未詔大舉兵伐宋伯顏等陛辭帝
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元世祖不罪馮子振元史

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
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
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
亦嘗譽之矣

元世祖勅文炳禁兵踐麥 元史

元世祖時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世祖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是據台州而閩中亦為宋守勅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

元世祖惜軍赦溫 元史

世祖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五十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又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特赦其罪

元仁宗冬夏食饑民 元史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敕上都大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饑者

元順帝放還所掠 元史

順帝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一千一百人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君政

人君所為之政治者

鄒穆公以糶養獸 說苑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糶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粟二石而得糶一石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汝所

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
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獸夫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
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

齊桓公以外御妻家人之子 說苑

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之對曰吾有子
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
管仲入見曰公施惠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
少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齊桓公舉善誅惡 國語

齊桓公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適之曰
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
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

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
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
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下
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
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
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成矣以守
則固以征則彊

齊桓公與管子論為治 國語

齊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
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墜井田疇均則民

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晉文公刑賞而民服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晉文公執衛侯 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冬晉文公會諸侯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索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文公命官各掌其事 國語

晉文公元年春公及大夫羸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盜通商寬農懋穡勸分首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接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

食家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晉悼公治國 國語

晉厲公既弒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迎于清原公言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熒穀也其廩而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熒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旂出滯

賞罪故刑赦囚繫宥間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

孝公修先公之政 史記

秦孝公元年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殫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聞是令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漢宣帝躬親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野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其此者其唯良吏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此為多稱中興焉

漢光武引公卿講論經理 後漢

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

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吳主聽陸遜廣田 晉書

吳主孫權時陸遜為大將軍抗疏請令諸將各置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木及古人亦欲與眾均其勞也

齊武帝免脩城錢 南史

齊武帝蕭頤臨朝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脩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興大起受官者

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
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梁武帝把燭看事 南史

梁武帝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
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
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陳文帝投籤 南史

陳文帝諱蒨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
真偽下不容姦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
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
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云

魏孝文正俗 北史

魏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咸陽王禧贊成其事於
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
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
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
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
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
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
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

魏孝文思濟百姓 北史

魏孝文帝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

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

周武帝布被土階北史

周武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悔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樞栝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

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有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唐太宗令民婚娶唐書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強

唐憲宗講論延英不倦唐書

李絳字深之憲宗時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嘗盛夏對延英憲宗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

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李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金太祖惜民 金史

金太祖之未受節度時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轉而為盜歡都等欲重其法為盜者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為徵三倍民間多逋負賣妻子不能償康宗與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繫杖端麾其眾令曰今貧者不能自活賣妻子以償債骨肉之愛人心所同自

今三年勿徵過三年徐圖之眾皆聽令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焉

金熙宗收葬贖民 金史

熙宗皇統四年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收葬者官為斂藏之陝西蒲解汝蔡等處因歲饑流民典顧為奴婢者官給緡贖為良放還其鄉

金世宗重民 金史

世宗大定九年以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世宗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大名路諸猛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又遣使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農

金世宗給役直 金史

尚書省奏越王水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世宗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震直重者奏聞

金世宗謂群臣奏事無隱 金史

金世宗諱烏祿魯宗子也嘗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其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朕固樂聞之又謂宰臣曰臣民上書者多勅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

金世宗戒群臣 金史

金世宗又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

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絕朕甚惡之自今可行則行可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言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

金顯宗恤刑 金史

金顯宗諱允恭嘗謂徒單克寧曰車駕巡幸以國事見屬刑名最重人之死生繫焉凡有可議當盡至公比主上還都勿有廢事自是凡啓稟刑名帝自披閱召都事委曲折正移晷忘倦或賜之食近侍報瑤池位蓮開當設宴帝曰聖上東巡命我守國何敢宴遊廢事採致數花足矣

金宣宗殺虎 金史

開封縣境有虎啞人宣宗詔親軍百人射殺之賞射獲者銀二十兩而以內府藥賜傷者

宋神宗圖治 宋史

宋神宗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穩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

元憲宗責子傷民稼 元史

元憲宗時皇子阿速帶因獵獨騎傷民稼帝見讓之遂撻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蔥者即斬以徇由是秋毫無敢犯仍賜所經郡守各有差

元世祖詔審覆死囚 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冬十月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審覆其十三人因鬪毆殺人免死充軍餘令再三審覆以聞

元世祖罷役 元史

世能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河南舞陽
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

元世祖止運 元史

元世祖時兀里養合帶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世祖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元世祖從伯顏請免民租 元史

元世祖時江西行省伯顏阿老瓦丁言蒙山歲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世祖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元世祖安民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五年四月戊午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
中書省左丞夏魯等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被旱災
甚者吏廉能者舉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罷之

元世祖詔諭

元史

世祖詔諭江黃鄂岳漢陽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
人等令農者就耒商者就塗士庶緇黃各安已業如或鎮守官
吏妾有搔擾詣行中書省陳告

元裕宗非盧世榮言利

元史

元裕宗為太子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四方州郡科徵輓漕造
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聞之即日奏罷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造
太子意深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恐生民膏血
於此也豈惟害民實國之大蠹其後世榮果坐罪

元裕宗却獻

元史

元世祖時詔割江西龍興路為太子分地裕宗時為太子左右
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張耕者乎誠使之往治俾江南諸郡取法
民必安集於是召宋衛大憲署守長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
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
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盡卻之阿里以民
官兼課司請歲附輸羊三百太子以其越例罷之叅政劉思敬
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太子問民所從來對曰思
敬征重慶所俘獲者太子感然曰歸語汝兒此屬宜隨所在
放遣為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馬諭歲獻之額即諭之
曰去歲嘗俾勿多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
然

元成宗言水晶勞民不取 元史

元成宗時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采之成宗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元仁宗從朶兒只言寬刑 元史

元仁宗時楊朶兒只進正奉天夫延慶使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朶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仁宗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

元仁宗命官察民疾苦 元史

仁宗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比聞百姓疾苦銜冤者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元仁宗命刊載桑圖 元史

仁宗時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載桑圖詔帝曰

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

元仁宗贖民恤士 元史

仁宗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細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元仁宗寬刑存祀 元史

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仁宗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母絕其祀

元英宗重兵愛民 元史

元英宗至治元年八月車駕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

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違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穫一舉兩得何計乎寒

元順帝賞善黜惡元史

成遵元順帝時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稍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

明睿

人君通徹事理者

武王順天伐紂說苑

周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拆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雷散宜生又諫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眾是燔之已故武王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魏文侯不受賀新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豈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眾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漢昭帝知燕王書詐前漢

漢昭帝時霍光為大將軍與左將軍上官桀結婚相親光長女

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宣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
後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立公主
內行不修近幸何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又為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皆不許長公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
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
之重光迺皇后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
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
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
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
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
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
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
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
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小事不足遂上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
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漢明帝辯續後漢

明帝為東海公王建武時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
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
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陳

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
詰吏由趣吏不肯服祇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帝年十
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帝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後趙主石勒斷史 晉書

後趙天王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
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
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
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

宋文帝訊獄稱旨 南史

宋文帝諱義隆年十四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
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

魏太武知反問慧龍 北史

王慧龍魏太武時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後宋
將到彥之擅道濟頻傾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
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
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
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
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
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
不足介意也

齊武成知馮翊王謹慎 北史

齊武成帝時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馮翊王濶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歡息不測其意帝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問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

隋文帝知高頴非反北史

隋文帝命高頴伐陳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頴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頴於帝帝怒皆被踈黜因謂頴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突厥犯塞以頴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頴欲反帝未有所答頴亦破賊而還

蜀高祖折左右 五代史

後蜀主孟昶時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柰何勸我拒諫耶

金熙宗論用人 金史

金熙宗皇統八年左丞相宗賢等言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士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

金世宗覽書知誣 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年七月丁巳速頴軍士木里古等誣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上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訊之果誣也木里古伏誅

金世宗辨姦 金史

世宗烏祿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為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

金世宗折汝霖之言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冬十月乙酉上顧謂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對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汝霖不能對

金世宗論愚而不正 金史

張汝霖字仲澤世宗時為吏部尚書俄轉吏部為御史大夫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

金顯宗不惑 金史

顯宗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璵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帝曰諭德贊善及侍從官局敢輒去璵乃揖而退帝曰官官四員謂之諭德贊善義可見矣而反欲去之無學故也

宋太祖知夢昇清強 宋史

太祖時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吏珪善遣人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因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樂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以譖不行

宋太宗慰姚坦 宋史

宋太宗時姚坦為皇子翊善王少俟豫坦即醜詆王頗鄙其為人自是坦每暴揚其事上嘗誡之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為賢

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况無大故而詆訐之豈裨贊之道邪頃之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疾逾月不瘳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居常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粹致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能以正為群小所疾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

仁宗不聽宋庠毀仲淹 宋史

宋仁宗以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兼知延州時趙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

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

宋英宗釋然諭王珪 宋史

宋英宗時王珪字禹玉舉進士為翰林學士當撰先帝謚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稱卒如初議有密譖之者英宗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負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

宋神宗斥宗孟之非 宋史

宋神宗時蒲宗孟字傳正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

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

慚懼

宋高宗不信言瑞 宋史

宋高宗時劉光世以枯結生穗為瑞聞于朝高宗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

元世祖知商挺 元史

元世祖時商挺以戰甘州殺阿藍達兒之功進參知政事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軍吏請誅以戒挺盡奏而釋之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廉希憲于朝世祖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卿獨無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為人嘗與趙壁論

之想陛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以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既出帝顧駙馬忽刺出樞副合答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為朕戮力耶卿等識之

元仁宗斥僧元史

雲南行省右丞筭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元仁宗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

元仁宗辨瑞元史

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犢而死頗類麒麟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元仁宗曰五穀豐熟百姓安業乃為瑞也

元英宗却西僧請釋囚元史

英宗至治二年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為師惜

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元英宗却廷臣言赦元史

英宗時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元英宗詔許直奏元史

元英宗時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內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英宗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

元英宗剛明善斷元史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

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八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佳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擲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邪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母泰爾祖拜佳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京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度量

人君寬洪大度者

漢光武焚吏人與王郎交通書後漢

光武拔邯鄲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數千童
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及破銅馬降其餘眾
封其渠帥降者猶自不安光武知之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
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由是皆腹悉將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
光武為銅馬帝

後趙主石勒自知晉書

後趙主石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
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
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
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

而爭先耳脫過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

魏宣武雅愛經史 北史

魏宣武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見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深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玄宗以宮女配戍士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衣得詩曰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進呈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閱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唐僖宗以宮人賜馬直 事文類聚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馬直貨鎖于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為妻

金世祖膽勇鎮物 金史

世祖自將與歡都合兵嶺東諸軍皆至是時烏春已前死窩謀罕請于遼願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乃進軍圍之窩謀罕棄城遁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議渠長生殺衆皆長跪遼使者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前咫尺謂世祖曰勿殺我遼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既已乃徐使執突前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

宋太祖日詩

事文類聚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臥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宋太祖諭有天命

宋史

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之初頗好戲弄

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即而微行愈數有諫輒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宋太祖不伐劉鈞

宋史

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劉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其世不加兵焉

宋太祖詔錢俶劍履上殿

吳越

宋太祖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待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

承旨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
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以詔草示文贄遂遣文贄賜做戰馬及
羊諭旨於做七年五月賜做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
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
以做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
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做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做其略
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
布衣耳做不答以書來上八年做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做
歸國做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
陵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做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
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
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江南平論功以做大將沈

承禮孫承祐並為節度使為防禦使者一人刺史六人九年二
月做與其妻孫氏子惟濟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
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做將至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
帳之具及至詔做居之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
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玉勒馬即
日宴長春殿做又貢白金二萬兩絹三萬匹乳香二萬斤賀平
江左貢白金五萬兩錢十萬貫綿百八十萬兩茶八萬五千斤
犀角象牙二百株香藥三百斤車駕幸其第又貢白金十萬兩
絹五萬匹乳香五萬斤以助郊祭三月庚午詔曰古者宗工大
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書詔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
我兼其命數用獎勲賢輝映古今乞為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
夜德隆宏茂器識深遠撫輿區於吳會勒洪伐於宗彞昨以江

表不庭王師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
疊皇靈而乃執圭來庭垂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為群后之表
儀爰峻徽章以旌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以淑妻賢
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

元世祖詔鞠養民子元史

元世祖初平灤路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加鞠養或以為
非宜世祖曰何幸生一好人母生嫉心也

元世祖諭宋來附元史

元世祖伐宋伯顏陞辭南行奉詔諭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
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

異相 人君相貌之異者

庖犧蛇身人首史記

太皞庖犧氏風 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
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

神農人身牛首史記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
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

漢光武隆準日角後漢

光武九歲而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
穡王莽未薨與光武伯升俱之宛蔡少公讎語少公學圖讖
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
僕邪坐者大笑長心獨喜後謂光武曰王莽盛夏斬人此天亡
之時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答

孫權方頤大口 吳書

孫權字仲謀聖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
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
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伴於父兄矣每與同計謀策甚奇之自
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

司馬懿狼顧 晉書

晉宣帝司馬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其有雄豪志
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燕主慕容骨相 晉書

燕主慕容雋字宣英銳之第二子也東晉穆帝永和五年即位
初祖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雋廆曰此兒
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

後涼主呂光肘有肉印 晉書

後涼主呂光字世明初父婆樓佐命得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
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
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
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
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
常人

漢主元海鬚長三尺 晉書

漢主劉元海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
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也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
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
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齊高帝龍顏鐘聲 南史

齊高帝蕭道成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顏鐘聲長七尺五寸鱗文編體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

齊明帝脚上赤誌 南史

齊明帝脚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江柘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惡轉富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武帝項有伏龍 南史

梁武帝蕭衍初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衍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梁簡文目光燭人 南史

梁簡文帝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方順豐下鬚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睐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矚美

陳高祖日角龍顏 南史

陳高祖武皇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

魏昭成帝乳垂至席 北史

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

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孔垂至席

齊神武高歡自有精光

北便

齊神武帝高歡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自有精元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姊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長鎮將遼西段長常奇歡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

唐高祖三乳

唐書

唐高祖生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是時隋政荒天下大亂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嘗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時渴高祖有甥王氏在後宮煬帝問之王氏對以疾煬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綴酒納賂以自晦

唐太宗日表龍姿

唐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南唐主李昇廣額隆準

五代史

唐主李昇字正倫世微賤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溫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為戰守

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稍譽之

唐主李煜重瞳五代史

唐後主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南唐李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

閩主審知隆準方口五代史

閩主王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金世宗曾間有七子金史

世宗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曾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其子曰文王名曰也姬為大仁
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三

金世宗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周王季子名曰也姬為大仁

111X
4
30